

□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20世纪诗词研究专题

20世纪女性词史论纲

马大勇 赵郁飞

[摘要] 20世纪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百年里,诸多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闼,卓然挺立,不仅足与同世男性词人相抗轶,壮百年词业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千年词史镌刻芳名。20世纪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的瞩目。传统诗词史本位不能离弃,而由于“女性”“20世纪”等身份、时空特质,女性主义、“第二性”等现代性别理论也应适度引入,以期形成立体全景的观照视角来推动其深入研究。

[关键词] 20世纪诗词研究; 20世纪女性词史; 百年词坛; 词史定位 “可认识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35)

[收稿日期] 2015-07-02

[DOI] 10.15939/j.jujss.2016.03.015

[作者简介] 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赵郁飞,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春 130012)

一、20世纪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

20世纪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①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

宽泛而言,20世纪诗词史研究伴随着20世纪的时间运程一直存在,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研究方向的“20世纪诗词史”之明确提出则当以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1]与《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2]二文作为重要标志。数年以来,学界围绕此焦点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讨论。^②古典样式的诗词写作究竟应否进入20世纪文学史?争持声浪犹在,答案已趋明

^① 1900—2000年是物理时间,而文学史的发展当然无法从此截然割断。因而,百年词史的上下限应该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即19世纪最后若干年至21世纪初。见马大勇《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二十世纪诗词史论》第4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② 相关论文如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吕家乡《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谈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文学史》、《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文学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刘梦芙《二十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陈友康《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等,不一一注明出处。

晰。2014 年底在由中华诗词研究院主办的“现当代诗词文学史地位专题研讨会”上，“古”、“今”两界数十位文学研究者共济一堂、各陈己见，总体达成了“理应入史”的共识。^①

如此理论背景下，什么人什么作品应当写入文学史、怎样写入文学史就成了必须画出的大串问号。比如，女性诗词该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历代诗词史、诗词选本中，“妇人”之作或素来遭置殿末，或另被董理结集，“另眼相看”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②不必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去评定这项选政传统之得失，在此我们想说的是：既然“女性词研究”是词史研究的一个天然构件，本身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当然更有理由在 20 世纪诗词研究日渐引起关注的今天将“20 世纪”与“女性词”两个维度统摄起来，并努力补填这项诗词史研究的“留白”。

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现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邓红梅的名著《女性词史》提供了坚厚的研究基石，施议对、刘梦芙、朱惠国、陈水云、曹辛华等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 20 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 20 世纪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大部具备。^③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④

二、共时与历时：20 世纪女性词的词史定位

对于 20 世纪女性词应予的观察维度也即词史定位而言，“历时性”与“共时性”这对语言学概念恰可提供适当的横、纵视角。横向而言，它是百年词业园圃中不容忽略和掩蔽的奇花芳树；纵向而言，它是千年女性词长河至今仍在流泻潏洄的“下游”。无论概览百年霞卷云舒抑或上探千年嬗递流行，20 世纪女性词都参与组构了繁芜而多元的文学场域。

（一）对 20 世纪词史的补益

在窒息生机、天阏性灵的漫长封建年代中，由“内言不出”、“无才是德”古训阐发出来的“莫纵歌词，恐他淫语”^[3]的妇德规范始终笼覆着闺阁。“深闺静好，岁月不动”^[4]，在以“立言”为终极目的的文学创作的汜博疆土上向来只有男子身影，女性被天然地抑斥在外、视之蔑如。长于“事文字”的女子，往往荷负着尴尬沉重的“误入者”身份。文学上的“衣裳之制”，女子是断不能随意僭越的“若文学者，必与人相通，必为人所知，既有外诱之虞，又不能专主中馈，于是乃为社会所厌弃，而谣诼从兹起矣！故历代女子负文学重名者……多为人所诬也”^[5]；而在以吐露一己幽怀、消解特殊情累为主要功能的词的写作上，女性既从无真正意义上

① 该研讨会上即便持反对态度者，也大抵承认这一研究方向成立的合理性以及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补益作用。

② 前者如丁绍仪《词综补》“闺秀”部分，后者选集如陈维崧辑《妇人集》、总集如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闺秀词钞》等。

③ 仅简述之，文献之宝贵者如施议对《当代词综》、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王螯堪等《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词部》第 1 辑、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等；理论探研之典型可举王慧敏《民国女词人研究》、曹辛华《论民国女词人创作状态与观念的新变》、刘纳《风华与遗憾——吕碧城的词》、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施议对《江山·斜阳·飞燕——沈祖棻〈涉江词〉忧生忧世意识试解》、徐晋如《易安而后见斯人——对〈涉江词〉在 20 世纪词史中地位的一种认识》等，不一一注明版本出处。

④ 20 世纪诗词研究的文学立场指向的是“中国文学整体观”的重大命题，这一点我们正在思考探索过程之中，当另有专文论之。

的话语权，也并未得到与男性词人完全平等的文学评议。^①

“整个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事实：凡经历过封建专制的国家，女性文化的发展程度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这几乎是带有规律性的。”^{[6]592}自1900年庚子乱起，内患外侮，易代鼎革，古老诗国的社会各层面都经历着日新月异的洗礼和震荡。从秋瑾、吕碧城挟霜风剑气相视而笑开始，女性词人真正走出了闺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女龙套”、“女配角”而逐渐获得“挑大梁”、“压轴”的“戏份”，创作出了堪与男性词人等量齐观的杰作，词史千年运程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此令人感奋的奇丽景观。

若将百年词业运程视作整体随意剖分，我们在任一横切面上都将会发现相当数量的女性词家的活跃身影。不必说沈祖棻、陈小翠、丁宁、周炼霞、冯沅君、张默君、尉素秋、李祁、张珍怀、茅于美、叶嘉莹等名家对于20世纪历史风云与个人心灵世界的优异书写，也不必说围绕在吕碧城、陈家庆、徐自华、汤国梨周围的南社女词人群体及其他数以百计的民国女性词人，即观今之词界，也还有吕小薇、刘柏丽、丁小玲、段晓华、谷海鹰、景蜀慧、李静凤、李舜华、周燕婷诸家相与雁行，赓酬歌咏，扬风播雅。在另一维度的网络空间，女性词人/群体勃然云起，秀出林杪，个中可名一家者如青凤（即李静凤）、发初覆眉、秦月明、添雪斋、问余斋、如月之秋、孟依依、看朱成碧等等，俱可在网络词坛诸骠将中分得一席，大有平视须眉之概。创立于网络诗词肇兴之初、为国内最早的诗词交流平台之一的菊斋网曾由如月之秋、孟依依等主持版务，为女词人重要活跃阵地。十数年间，菊斋凡注册诗友四万余名，发表今人诗词近百万篇^②，不可不说多赖女词人促兴之力。在20世纪的每一时段与营域中，词界的“横戈木兰”^③都当仁不让地充任着男性词人富于创造活力的友军。

不徒如此，“只要一旦突破礼教观念的某些羁缚，女词人的创作在释放词的或一侧面的特性时绝不比须眉逊色”^{[6]590}。20世纪女性词以有别于男性词人作品的特异美感，拓宽了词的审美品格。作为“更多地呈现女性特质的一种抒情诗体”^{[6]590}，绮艳柔曼的“鸾歌凤律”是词之本色，亦是词体“自律”的要求；故男性词人仿拟、托言女性口吻的写作毋宁看做一种“化妆的抒情”^[7]。在传统“性别文化的期待视野”^[8]等种种复杂因由以外，词体与女子品性确乎有着天然的相洽相谐。在男性词人佳作奕代迭出的百年里，女词人一旦涉笔填词，那种独有的才思慧心之美是须臾“代言”不得的。

试看周炼霞与发初覆眉两首作品：

庆清平 寒夜

几度声低语软，道是寒轻夜犹浅。早些归去早些眠，梦里和君相见。 丁宁后约
毋忘，星眸滟滟生光。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定风波 停电夜翻旧书

镜里青瞳看不真，烛吹凉气夜呵尘。风过瓶梅花渐瘦，知否，一枝相伴未须亲。
故事回翻三十页，谁折，黄边书角白边痕。结局如今殊未了，微笑，此生聊待下

① 如李清照词，在诸褒掖中尚有“然出于小聪挟慧，拘于习气之陋，而未适性情之正”之语。见杨维桢《东维子集》卷5《曹氏雪斋弦歌集序》，民国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版。

② 详见“菊斋网”微信公众平台。

③ 李清照《打马赋》：“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渡淮水。”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第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回文。

无需费力地条分缕析，即能体味出两首词中悱恻芬馨的女性抒写之美质。周炼霞为民国沪上名画家，时人誉其词作“咳吐珠玉，可以乱漱玉之真”^[9]。这首自度曲则炉冶李清照、朱淑真、纳兰容若，全以纯情酝酿、口语写就。下片结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为毕生佳构，真纯挚热，情深一往，几突过易安《一剪梅》《醉花阴》诸作。然“文革”时竟因此惨遭“革命小将”构陷“但求黑暗，不要光明”，被殴打致一目失明，其怀璧之罪乎！发初覆眉为 85 后网络词人，自发表作品之初即颇受刘梦芙、徐晋如等名家青目，其《空花集》为名诗人军持代集。^{[10]1984}今虽已淡出论坛多年，而网间对“小眉体”的追慕摹习犹延绵不绝。《定风波·停电夜翻旧书》虽为集中较低调作品，然“眉氏”美感并未稍欠，读之分明可见女词人慧黠易感的身影娉婷穿行字间。发初覆眉另有《蝶恋花·是夜重读张爱玲》下片云“倦缕炉香如半偈，想见人生，一袭华衣矣。著我时光灰烬里，寻谁空镜青螺髻”，与“烛吹凉气夜呵尘”“黄边书角白边痕”“此生聊待下回文”同一机杼，极尽空灵摇曳韵致，与所咏“临水照花人”张爱玲^{[11]159}气息相接；而词中对自己心灵洞幽烛微的观照与陶写，尤非敏贍少女不能为。

在对女子诗才的传统二元表述中，以清畅、明朗、秀逸为主要审美品格的“林下之风”是明显区别于和雅、幽娴、柔婉的“闺房之秀”^{[12]378}的。最具此种特质者应首推陈小翠。读其写于 1934 年的三首《羽仙歌》^①：

羽仙歌

甲戌之岁，家君自营生圻于西湖桃源岭。每春秋佳日，挈眷登临，辄徘徊不能去。曰吾千秋万岁后，魂魄犹乐居于此。顾谓：翠儿为我作歌。予呈词三叠，藏家君篋中，将七年矣。今春编遗稿，无意得之，为悲恻不自禁。嗟乎！慈父恩深，生我知我，一人而已。今距家君之歿，又半年矣，故乡风鹤频惊，不克归葬，予既心魂丧乱，不能措一辞。爰录旧词存之，以志不忘，工拙所不计也。

人生何似，似飞鸿印雪。雪印鸿飞去无迹。是刘樊眷属，粉署仙官，却自来、留个诗坟三尺。登临成一笑，谁识庄周，栩栩蓬蓬二而一。不用咒桃花，窄径春风，早开了、满山蝴蝶。看一片、湖光扑人来，证明月前身，逝川今日。

桃源岭下，愿一抔终假。借与行云作传舍。向山头舒啸，月下长吟，有千首、世外新词未写。黄泉如有觉，咫尺松阴，亲戚何妨共情话。旷达竟如斯，知死知生，把千古、哑谜猜着。看蝴蝶、花开满山云，比坡老寒梅，一般潇洒。

吾生多病，似未冬先冷。一寸心灰九分烬。只蛮鞋蹴雨，絮帽披云，忘不了、天下崇山峻岭。三生如可信，愿傍吾亲，明月清风共消领。种树小梅花，分占青山，浑不用、大书言行。遣翠羽、低低说平生，倘谥作诗人，死而无恨。

父女深情、黍离伤叹、雪泥鸿爪的坎壈生涯、成住坏空的生死哲思，被词人只笔轻轻绾结，浑化无迹而气韵贯通，何啻一篇沉哀而隽蔚的《先君诔》？刘梦芙在《〈翠楼吟草〉代前言》中状貌陈小翠词，拈出“仙心玉质”四字，然这三首《羽仙歌》却颇具萧散廓落风神而略无女态。

① 按《羽仙歌》即《洞仙歌》之别名，组词悼念父亲陈栩，故用“羽”字。

若论词境之大，百年倚声家红妆行伍中，翠楼允擢第一。她自辟户牖的林下雅音，又以与同世男性词人“和而不同”的美态秀立于词坛。

(二) 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

中唐时艺妓柳氏涉笔作《杨柳枝》赠答韩翃^{[13]8}，女子填词，自此滥觞。同词的发展经由酒席歌筵移向文人案头一样，女性词也从歌儿舞女的偶一为之转为闺阁中的专意写作。李清照起，《漱玉》一卷，“无一不工”^{[14]530}“神骏芬馨”^{[15]532}，独步千秋。朱淑真出，浓挚哀怨，幽襟独抱，亦称艳才。其后女性词“断香零粉，篇幅畸零”^[16]，经由金、元、明前中期的“辘轳”，至嘉靖间吴江午梦堂风华始振，叶氏母女下启有清一代女性词大观：先有徐灿之“伤逝工愁”、顾贞立之劲爽不群；又继有随园女弟子词群之交映生辉、熊琏之冷寂郁慨、赵我佩之真纯流丽、沈善宝之脱略俊逸；再有吴藻之清俊敏妙、贺双卿之凄清怨楚；而顾太清《东海渔歌》六卷，天然神秀，造诣绝高，被推为“清代第一女词人”^①。词至清乃艳称“中兴”，闺阁清芬的远绍旁流正是词体复盛的重要表征。

虽然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颇带理解之同情地援引况周颐《玉栖述雅》“但当赏其慧，勿容责其纤”的观点，认为“妇女词的‘春怨秋思’、离愁别恨，一般较真切，她们在诉述感情生活以及身世遭际时‘真’的成分要比摇笔即来的男性文人多得多。细腻与纤巧往往只是一纸之隔，这差距的关键每在于‘真’与否”，而又特别强调“清代妇女词的抒露情怀的勇敢程度胜于前代，锦心慧口的充分表现，是不能用通常论词的所谓‘沉郁’‘浑厚’‘醇雅’以及‘雄放’等审美标准来绳衡的，更不应动辄以‘纤’来贬斥妇女词的细腻缠绵特点”。^{[6]593}这是相当宽厚的文学评价，也是对女性词整体较为狭窄的审美风格擘肌入理的总结。

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则对女性词的总体特色与主体美感作出精当阐述“这众多的声部混合而成的复调式美感，形成了女性词在历史发展中的多姿多彩景观……不过，月影千江的分别，实际蕴涵着千江一月的真相。在这各具特色和美感的女性词的世界中，有些抒情美感为众手所调，有些词情在历史上蔚为大观，就连语言材质也在变化之中包含着稳定的因素。这些变中的不变，流动中的不迁，使女性词在个体的分别之上有着整体的统一性，由这些统一性形成了它的总体特色和主体美感。”^{[17]3}以此为前提，邓红梅将女性词之体貌判定为“‘闺音’原唱与纤婉文学”“苦闷渊薮与伤怨文学”“师心自铸与清慧文学”^{[17]3-21}三端，这是对女性词整体“纤弱婉约”风格更为细腻感性的切分。这里，我们结合上述归纳，更着眼于女性词在20世纪的“流中之变”^②，试从如下角度对20世纪女性词特质略作申说：

第一，从“闺音”原唱到“老凤新声”。

20世纪初“民主”、“平等”思潮带给传统女性最大的改变即是对狭隘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体验的质变性突破。反映到创作上，一方面，她们的词作不再拘囿于孤云淡月、落花飞絮等等典型闺阁化的轻约意象而转为牢笼万象、吟咏百端。如吕碧城的诸多外邦纪游词作，驱遣异域雪山、大洋于笔端，“锦囊诗料，更兼收、十洲澜翠”^{[18]256}，实为词之题材辟一新境。其《金缕曲·纽约港口自由女神铜像》中“值得黄金范……筇路艰辛须求己……翻史册，此殷鉴”云云更是构成了民主大潮中最清亮的声音之一。另一方面，词的抒情方式也由曲折幽眇转为明朗质直。如陈

① 顾太清为学界“清代第一女词人”票选最高者，参见黄世中《清代第一女词人——满族西林顾春词漫论》，《文学评论丛刊》第3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严迪昌《清词史》第4页“本来，流变是一切事物得以发展的活力所在，反之，一味因循沿袭只能导致衰竭凝滞，进而必也失去其保持传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小翠《大江东去·题〈东游草〉》：“燕市悲歌，黄龙痛饮，此意空今昔。长歌当哭，一杯且酹江月”^{[19]181}；当代网络词人添雪斋《临江仙》：“千古兴亡谁见，金戈铁马悲笳。唐文宋赋少风华。古今英烈句，碧血染黄花”^{[20]201}，直抒胸臆到了此种程度，尽脱女子装裹作相而真“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21]445}。显然，千年女性词的品貌在 20 世纪发生了由“燕燕轻盈，莺莺娇软”的纤薄靡弱向“剑门秋雨，归鞍驴背”^{[19]245}的醇厚深稳的“华丽转身”。

第二，从苦闷渊薮到蹈扬性情。

传统女性作词，笔下投射的精神形象大抵不外少女、怨妇，而 20 世纪的女性词中时常现出“襟怀朗彻”（陈小翠语）剑气箫心的文士、侠者等等“须眉面目”，所抒之情亦由单一的“对情爱的盼望与怨尤”转变为对“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宇宙的（哲思的）”^{[17]6}真切怜悯与深沉感喟。女性词得从蒸郁着自抑与苦楚的窄小牢笼中突出，跃入表达自我、挥洒性情的广阔新天。叶嘉莹先生对沈祖棻的评价即是对这种转变的绝好总结“女性的作家，从最初的用自己的生命血泪写出的诗篇到随着中国的男性词的演进，从婉约到豪放，到妇女的意识觉醒和解放，到沈先生完全跟男子一样了，她写出了跟男子一样的‘学人之词’‘诗人之词’‘史家之词’，而且写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品，那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者。”^[9]而类似沈祖棻者当还可举出陈小翠、丁宁、刘柏丽、吕小薇、李静凤、添雪斋等，完全可以形成“跟男子一样的”超豪华创作阵容。

第三，从师心自铸到转益多师。

“师其心而少师其人”“自铸其辞而少袭人”^{[17]15}的创作心态，塑造了旧式才女词纯真清慧而单调寡味的品格。进入 20 世纪，女词人拥有了转益多师的幸运：从有形的承习与交流上看，民国“福州八才女”同出“南华老人”何振岱门下，沈祖棻、叶嘉莹、茅于美则分别师事词人汪东、顾随、缪钺，当代词家苏些零、梁雪芸则拜入朱庸斋分春馆门墙，女词人与广大男性词人的嚶鸣切磋、声气往还之便、之盛亦是从未有过的；从无形的创作资源上看，20 世纪女词人得以终结被词史传统“割断”与“沉埋”的命运，走上创作前台，与男性词人共享悠长文学史中的丰饶养料。如沈祖棻一生创作先后出入玉田、碧山、小山门庭而终能兼采众长、卓犖成家；吕碧城则在濡沃玉田、梦窗法乳以外，杂糅了楚骚、长吉、义山诡丽迷离的美学元素；发初覆眉的作品中则能清楚地观见其瓣香姜张、追习纳兰的姗姗莲步。另外，随着礼教桎梏的渐次松解，在女性面前展扩的复杂社会生态也提供给女词人肥沃的创作土壤与喷薄的灵感催剂，“转益多师”不能忽视“社会”、“现实”给予词人们的重要启迪。

三、体量与坐标：20 世纪女性词的探研路径

有必要先从数量角度检看一下 20 世纪女词人的研究体量：

第一，据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卒年在 1900 年以后的近代女词人有 20 家左右^[22]；

第二，据王慧敏《民国女性词研究》附录《民国女词人钩沉》，可考的民国女性词人共 168 家，其中悉其生平者 96 人，生平未详者 72 人^[23]；

第三，据曹辛华《民国女性词人考论》：“民国女词人中知其生平与词作者 159 人，未悉生平而知有词作者 100 人，其他填词情况待考者 181 人”^①。

这几项数字叠加并去其重复已达四五百之数，若参以施议对《当代词综》、刘梦芙《二十世

① 参见曹辛华《民国女性词人考论》，“中国上海词学研讨会论文资料”，2009 年。

纪中华词选》等总集，则可知共和国前三十年中，进行“地下潜伏式”创作的女词人数量也甚可观，而自“新时期”迄今约四十年内，女性词人、词作数量更呈几何级数式迭增。即便相当保守地估计，近百年女性词人的总数也应在千家以上，而词作的总量更是一个难以蠡测的庞大数字。在总量无法数计的情况之下，划定“时间的”、“人物的”、“群体的”基本坐标且勾勒出20世纪女性词的“绰约轮廓”^[2]，是体认面貌、解决问题的正途。

面对如此巨大的研究体量，圈定研究对象必须给出相对严格的标准：

第一，词作应达到能体认“自家面目”的程度（包括结有词集或未有词集而存词较多者）；

第二，词人/群体/现象在精神趣向、文本质量、艺术品格任一方面具有值得书写之特质。

以此标准绳衡，点出五六十家女词人进入研究视域绝无问题。其中，冶异绝俗、逸思遑飞的吕碧城，意气轩举、寄托幽微的丁宁，吐属清雅、声情从容的沈祖棻与冷隽廓落、兴慨多方的陈小翠可并称为“四大家”^①，其他诸如陈家庆、冯沅君、李祁、叶嘉莹、张珍怀、盛静霞、茅于美、段晓华、青凤、添雪斋、发初覆眉……无不尽一时才调而各具面目。这些晨星般闪亮的名字不惟可照亮天之一隅，更运划出足以掇摄百年风华的溢彩流光的“星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似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廓清：

如20世纪最具人望、负“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销魂”^[24]⁷¹³之美誉的沈祖棻能否毫无争议地占得百年女词人首席？若能，她的成就是否真正超越了“漱玉词宗”，可以凭借五卷《涉江词》越千年而上，被推尊为女性词史第一人？她与同世词家特别是学人群体在藉由词载运“心底的涟漪或狂澜”^[25]《前言》²⁰方式上有何异同？而细探沈词，拨开交叠着柳永、秦观、晏几道、周邦彦、张炎、王沂孙等两宋名家身影的表层技艺，其精神内核是否更和与她在身世、情怀等多方面有着诸多共同之处的李清照灵犀暗通？沈氏一生创作，虽偶有“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之变徵^②，但终于毕生未出宋贤户限，那么在“古调自爱”、“几可乱真”中，是否存在词人刻意的自我局碍？另外，其师汪东民国时所作《〈涉江词〉序》中有“窃然以舒”、“沈咽多风”、“澹而弥哀”的激赏^[26]《序》¹，那么在建国后她是否确如徐晋如等学者所言英气凋零、佳作难继？^[27]

类此将镜头由“大词史”调转而内向聚焦于词人心灵的个案研究当然是这一课题关注的重心，可再举两例。丁宁在编定于1951年的《还轩词》自序中云“第以一生遭遇之酷，凡平日不愿言、不忍言者，均寄之于词。纸上呻吟，即当时血泪。果能一编暂执，亦暴露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法也”^[28]《作者自序》¹，而怀枫女士“惊霆骇浪人间世”^[28]⁷⁹“已拚生死共存亡”^[28]⁹⁰的人生后三十年的酷烈遭际又何止“呻吟”、“血泪”！创作于1953年之后的《一厂词》及若干首补遗是一定要给予特别关注的。再如集诗、书、画、词、曲诸雋才于一身的陈小翠，幼承家学，早年有“翠楼新句动江东”“坛坫声名海内传”^[28]⁹⁶⁻⁹⁸之誉，中晚岁命途多蹇，“文革”时因不堪凌辱，引煤气自尽，故生命最后时段所作词应予格外珍重。^③两位女词人同跻百年一流，其高华词品与卓绝词艺，实冶淬打磨自秉烛夜行、临渊荷光的生存状态与高蹈坚执、狷介特立的品格心地。

关于百年女词人的月旦品鉴，是深度个案研究以外又一大题目。前人评鹭文字如钱仲联

① 关于“四大家”之“四”与“大家”之辨说，可参见马大勇《南中国士、岭海词宗：论詹安泰词——兼论“民国四大词人”》一文，《求是学刊》2015年2期。

② 沈祖棻《鹧鸪天》，该篇为1947年“六一惨案”而作，参见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8年1期。

③ 刘梦芙编校《翠楼吟草》以未见小翠最后时段词作为憾，据陈克言、汤翠维主编《翠楼吟草全集》，其晚年尚有三十余首词作为刘梦芙编校本未收，可称珍贵。该书为台北市台湾三友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点吕碧城为“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左又宜为“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沈祖棻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更对吕碧城《晓珠词》不吝揄扬“圣因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杜陵广厦，白傅大裘，有此襟抱，无此异彩”^{[24]709,713}。再结合以点将录传统体例，钱先生心中近百年女词人位次即吕一、沈二、左三。施蛰存则云“并世闺阁词流，余所知者有晓珠桐花二吕、碧湘翠楼二陈、湘潭李祁、盐官沈子宓、潮阳张荪蓀，俱擅倚声，卓而成家，然以还轩三卷当之，即以文采论，亦足以夺帜摩垒，况其赋情之芳馨悱恻，有过于诸大家者。此则辞逐魂销，声为情变，非翰墨之功也。昔谭复堂谓道咸同兵燹成就一蒋鹿潭，余亦以抗日之战成就一还轩矣”^{[29]100}，将《还轩词》目为“并世”女性词压卷，可谓极尽说项之能事。当代文史学家周采泉在《金缕百咏》中起首便写道“间气中兴矣。女词人、祖棻双蕙，怀枫一紫”^①，提出又一种“前五强榜单”。诗词名家陈九思为陈蕙漪《蕙风楼烬余幸草》撰序云“当代女词人者三，曰螺川诗屋周炼霞，飞霞山民张珍怀，蕙风楼主陈蕙漪乃文，皆名重一时”^②，则将女性词坛分此鼎足。刘梦芙《冷翠轩词话》专撰《女词人二十二家》，点出秋瑾、吕碧城、刘蘅、温倩华、陈小翠、丁宁、李祁、陈家庆、周炼霞、沈祖棻、吕小薇、张珍怀、潘希真、宋亦英、茅于美、阚家莫、施亚西、叶嘉莹、刘柏丽、王筱婧、林岫、梁雪芸，“缀珠采玉，列为专辑”^{[30]263}，选擢女词人较多而自出手眼。凡此数种各异其趣的“排行榜”，背后俱潜含一部小型女性词名家论而“学术浓度”特高，极富研究价值。前文提出“四大女词人”之说不妨也可视作对前贤诸种评鹭的呼应与别解，而倘能在此基础上取径入深，排定 20 世纪女词人“点将录”，则肯定更进一步号准了 20 世纪女性词史的“脉象”^③。

四、结 语

“20 世纪女性词史研究”绾结着“20 世纪诗词研究”与续写“女性古典词史”的双重理论维度，故而可成为理论价值、研究体量皆相当丰厚的“学术富矿”之一。传统诗词史本位当然不能离弃，而由于“女性”、“20 世纪”等身份、时空特质，女性主义、“第二性”等现代性别理论也应适度引入，以期形成立体全景的关照视角。比如，遍览百年而溯流千年，女性词人中最醒目的当为那些不蹈闺阁习气者，余者则无藉藉名：“……千篇一律之闺情词，纤巧无格，读之令人厌倦”^{[31]112}。其实，豪言壮语之新篇并不乏空伪，搓酥滴粉之旧什亦可包孕性灵。重点关注和着力陈说那些“突出一军”也即前文所言“老凤新声”、“林下雅音”固为题中应有之义，但也须谨防由此陷入矫枉过正的功利态度而忽略了格调婉约而灵光照人的“小家”、“小作品”。近年诗词界复古风大炽，相当一批 85 后、90 后女词人实践着复归闺音的代际性旨统，同时也面临着似曾相识的同质化困境，对此更不能简率地拢划阵垒、一笔抹煞。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理当在重大与纤薄、豪壮与婉约、深厚与清浅种种离合的神光中洞见理念，提点命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照我思索，可认识人”^④。

① 其中除沈祖棻、丁宁外，双蕙指陈蕙漪、刘蕙惜，一紫为周炼霞紫宜。转引自刘聪著《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其诗》第 82 页，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2 年版。

② 陈九思《〈蕙风楼烬余诗草〉序》（自印本）。转引自刘聪著《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其诗》。

③ 赵郁飞已撰成《近百年女词人点将录》，凡数万言，并有《望江南·论近百年女词人》系列数十首，将另文刊发。

④ 语自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16 卷》第 527 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后人集沈氏此四句手迹，刻为碑文。

[参考文献]

- [1] 马大勇 《“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5期。
- [2] 马大勇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6期。
- [3] 宋若莘、宋若昭 《女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 [4] 黄晓丹 《从林下之风到闺房之秀——盛清女性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齐鲁学刊》，2013年5期。
- [5] 文英 《朱淑真与生查子词》，《妇女世界》，1943年4卷11期。
- [6] 严迪昌 《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 [7] 杨义 《李白代言体诗歌的心理机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期。
- [8] 叶嘉莹 《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文学遗产》，2004年5期。
- [9] 薛峰 《周炼霞的华美人生》，《文艺报》，2011年4月8日。
- [10] 刘梦芙 《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 [11] 胡兰成 《今生今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2] 徐震堃 《说世新语校笺·贤媛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13] 孟桀、叶申蓊 《本事诗·本事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 [14] 李调元 《雨村词话》，徐培均笺注 《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15] 沈曾植 《菌阁琐谈》，徐培均笺注 《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16] 王鹏运 《〈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序》，徐乃昌 《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南陵徐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
- [17] 邓红梅 《女性词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18] 李保民笺 《吕碧城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19] 陈小翠著、刘梦芙编校 《翠楼吟草》，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 [20] 添雪斋著、刘梦芙校 《添雪韵痕》，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 [21] 王士禛 《池北偶谈·论坡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22] 朱德慈 《近代词人考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23] 王慧敏 《民国女性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
- [24] 钱仲联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 [25] 严迪昌 《近代词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 [26] 沈祖棻 《涉江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27] 徐晋如 《易安而后见斯人——对〈涉江词〉在20世纪词史中地位的一种认识》，《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
- [28] 丁宁著、刘梦芙编校 《还轩词》，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
- [29] 施蛰存 《北山楼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30] 刘梦芙 《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
- [31] 朱庸斋 《分春馆词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责任编辑：秦曰龙]